

熊秉明文集
Xiong Bingming
1

关于罗丹

ABOUT RODIN

WRITTEN BY XIONG BINGMING



文匯出版社

熊秉明文集 **1** 萧关鸿
策划

关于罗丹
ABOUT RODIN
WRITTEN BY XIONG BINGMING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熊秉明文集 熊秉明著 - 上海: 文匯出版社 1999.4

ISBN 7-80531-537-X/I · 59

I . 熊… II . 熊… III . 艺术评论 - 文集 IV . J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1999)第 11082 号

关于罗丹 熊秉明文集(第一卷)

作 者 / 熊秉明

策 划 / 萧关鸿

责任编辑 / 甘 棠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社 址 /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市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559 千 (全套)

印 张 / 29.75 (全套)

图 片 / 333 幅 (全套)

印 数 / 1-3,000

书 号 / ISBN 7-80531-537-X/I · 59

定 价 / 68.00 元 (全套)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序 反常合道 别开生面

邵大箴

1999年，熊秉明先生的雕塑和绘画作品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熊先生的四卷本文集也将在大陆出版，这对熊先生，对中国文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事，也是他本人和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熊先生旅居法国50余年，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的艺术家。虽然他精通西方文化，尤其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研究，并深受西方艺术的熏陶，他创造的艺术品在形态上也相当西化，可是他的心始终在中国，他的传统文化根底很深，以至他理解和接受的西方文化是经过他的中国心灵过滤了的，染上了中国色彩，我真不知道在熊先生那里，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哪个占据更大的比重？他在内心世界里，究竟偏向哪一方？我只朦胧地感觉到，在熊先生身上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模糊了，不清晰了。他站在哲学的高度看待东西文化的交融、矛盾和冲撞，看待他们之间的同与异。他冷静而理智地分析差异的一面，而更多的是敏锐、机智地发掘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他的艺术还有他的论著，都贯穿着这种精神。他热情评价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尼采、

萨特、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观念，他更钟情于中国古老的哲学，老子、庄子，对儒道佛学说有深刻的解剖与分析。在艺术家中，他是一位学者，是位学问博而渊的学者；在学者中，他是难得的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我以为，当今中外艺术家在中西学造诣方面，难有出其右者。

熊先生已发表的著作，我知道的有《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国书法体系》、《诗三篇》、《回归的塑造》、《看蒙娜丽莎看》，其中三本，即《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国书法体系》和《看蒙娜丽莎看》，我是认真拜读过的。它们是那样地吸引人，从文句到内容，说“爱不释手”毫不过分。在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中，他坚持的是[同情的理解]的观念，不带自己既有的成见。他尽量去理解艺术家创造某一件作品时心里所期望的目的，给予同情的认可；同时，他又从作品自身显示出来的特色，来评判其审美的价值和意义。前者有相当的客观性，后者有深厚的主观色彩，这两者结合，使他的评论文章迸发出奇异的光彩。他对中国佛教雕塑，对罗丹的艺术，对非洲人的创造，对杰克梅第作品……的评论，从解读它们的风格特征入手，品尝它们的滋味，分析它们产生的背景及文化内涵，评价它们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作用，见解独特，发人深思。他说的是具体的艺术现象、艺术品和艺术家，实际上解析和阐释的是艺术规律和艺术本质，是艺术与自然、与人性的关系，是艺术创造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和艺术欣赏、艺术批评应有的广泛包容性。这对我们，至

少对我，是有启发作用的，因为我们对艺术、对人类精神世界中这一最丰富、最敏感、最微妙的感情活动，往往用统一的尺度去要求、去衡量、去判断，往往做出愚蠢的、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来。

艺术是崇高的事业，艺术应该表达崇高的理想，应该有哲学内容……但最重要的、应该是艺术家本人情感和思想的真实再现，艺术品应该是艺术家真性情的流露。至于思想、理想、哲学和文化的高度，那只是每位艺术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才智作有限的追求，无法拔高，不可强勉。熊先生在《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用含有悲剧性的文字写到他的老师纪蒙（Gimond），这位勤奋和有修养、有能力的雕塑家，把自己追求的目标定得高高，他期望爬上山巅，攀上高峰，但他的目标超过了他的可能……熊先生主张，艺术家只要能唱出自己内心的歌来，便是应该得到鼓励和评价的，因此，艺术家本人最最主要的也是应该考虑，在自己的创作中如何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其他则不要牵念太多。

在熊先生的巴黎寓所，我读过他的一些抽象性的水墨书，也欣赏过他的雕塑作品。他是一位传统功力很深厚的艺术家。他做的写实性雕塑，形神兼备，且在语言上有自己追求。可是他不满足自己在写实雕塑中所做的成绩，他要在现代艺术创造中寻找自我。几十年来，他和金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用石膏翻铜做圆雕，如头像、跪牛、直立牛、回首牛、奔马、立马等；或用铁

片敲打、铁条剪裁、焊接组合成各种动物的造型，如乌鸦、鸽、鸡、猫、天鹅、狼、蝴蝶、狮子等。这些作品有很强的现代意味，作为翻铜的圆雕，它们浑厚结实，在稳定中充满了动感；而用铁片、铁条制作的雕刻，呈现出与翻铜迥然不同的风格，它们轻盈潇洒，自由自在，在构成中表现出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熊先生之所以对这些动物情有独钟，以浓厚的兴趣去赞颂它们的力和美，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他的青少年时期在昆明度过，故乡的一切，包括那里在泥泞的水田里拉犁的水牛，在湖沼边停立着的，缓缓在空中飞翔着的，以及展翼腾起的鸬鹚……他用优美的文字叙说自己对久别了的故乡的思念，他也用雕塑造型来表达这种感情。这两种类型的雕塑品，一个以“实”为其特徵，一个以“空灵”见长，分别代表了熊先生性格中的两个方面。他在《回归的塑造》中写道：“泥土，水牛”，“我回来，回到真真实实的母土”。熊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在艺术创造中，在待人接物中，有一丝不苟的务实精神，这精神来自他的天性，来自哺育了他的故土，也来自他的家庭教养；同时，熊先生也是一位充满了幻想和浪漫情怀的人。不用说，这也是他性格中与生俱来的，而又得益于他后来所受到的教育，哲学方面的和艺术方面的。在对待艺术创造和对待人生的态度上，他的思想飞得很高很远。这两种精神在熊先生的身上自然地交织在一起，使他的为人、他的作品均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其实，不论在他的实在的塑型作品中，还是在他较为抽象（实际上是“意象”）

的创造中都巧妙地解决了“无”与“有”、“虚”与“实”、“内”与“外”、“言”与“意”之间的辩证关系，都是有含蓄、蕴藉与空灵的美。作为艺术家，他掌握的“吞吐深浅，欲露远藏”的不雕不饰“略加点缀，即真相显然”的本事，令人叫绝。所以，他的有些作品的造型，从外表形态看，似乎相当西化，但就其精神和本质来说，却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的美学精神，因为，它们的“气”、“神”、“韵”、“境”、“味”，和中国传统的艺术品一脉相承。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否认熊先生的艺术创造从西方艺术（特别是西方现代艺术）中吸收了营养，说实话如果没有这种养料，似乎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艺术家熊秉明。西方现代艺术给予他启发和教育的太多太多。但是，他在阅读和研究西方艺术时，更深刻地领会到中国美术和中国艺术的真谛；他在更精深地把握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实质之后，对西方艺术的精神领会得更加准确和科学了。从这个意义说，我又要修正我前面的说法，熊先生在作品中追求的和已经达到的审美情趣和格调，既是中国传统的，又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是属于20世纪这个时代的，当然，也体现了他的个性。

熊先生说过，他“常感到哲学与雕刻的相互牵制”，哲学穷究存在的意义，而雕刻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却是强调存在的感性；哲学是“枯燥”的，造型艺术是“生动”的。哲学需要解说、分析，艺术则靠形象的显示，意图隐蔽得越深越好。这两者的矛盾是显然的，自艺术产生起这两者的调和、结合

便成为人们精神活动中不断地探讨的课题。好的雕刻总是哲学意义的，决不满足给人们提供视觉的享受，它要开启人们的心扉，激发人们的思考。但它首先必须有“形”，有线和块面，有色彩，有虚实形成的空间。雕刻家在作品中表现哲学思想是受到限制的，也正是这限制形成它的特点，熊先生也正是在哲学与雕刻的相互牵制中显示出自己的才能。他的雕刻作品，当然还有他的水墨艺术、他的书法，都是在充分发挥这些艺术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表现他对人生、自然的态度。他的创作中哲学与艺术的结合、还有中西观念和技巧结合，可以用“反常合道”来形容，一些相异相反的因素组合在一起，因为合乎了感知和情感的选择，产生出特殊的感染力，令人玩味。

我也感觉到熊先生还在继续处理他艺术创造中存在的哲学与雕刻、哲学与他从事的其他造型艺术之间的矛盾，他之所以亲自作“观念艺术”的行动，是这些矛盾最突出的表现。我赞赏熊先生的胆识和勇气，他想用新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用中国的体裁、手法来尝试和探索，做前卫式的创造。对他的诸如“展览会的观念”这种艺术行动，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看法应该是一致的，他的探索和试验是建立在他丰厚的学识和修养基础之上的，对我们大家，赞同或反对观念艺术的人，进一步思考艺术问题均有助益。

十七年前，即1983年冬，我初次去巴黎学艺术，经彭万驊先生介绍，有幸认识熊先生。从那时起，在和他的交往中，向他讨教过不少艺术问题，他

作为长者，平等地、耐心地和我讨论当时国内艺术界十分关心的现代主义思潮得失这类话题，他的为人，他的学者风度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至于他对艺术问题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我至今仍受益不浅。

洋洋大观的熊先生四卷文集即将问世了。我相信，这些以深博学问为依托，论古说今，纵横辨析的文章。将会在我国文化界引起反响。人们不仅会为他新颖独到的观念所吸引，也会为他那有感而发，优美而质朴的文风所感染。

衷心祝熊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学艺术做出更大的贡献。是为序。

自序 观念与造型

熊秉明

我的经历似乎就是游离在观念与造型之间。

我从小喜欢书，但并未想过要做艺术家。在大学（西南联大）读哲学系，但也并不愿成为一个专业性的哲学家。一九四七年考取公费留学，在巴黎大学又读了一年哲学，后转习雕刻。从此似乎就在哲学和艺术之间的一片模糊地带活动。

我爱哲学理念的抽象性的明朗精确，也爱雕刻金属与石块的明朗精确。我爱哲学家超越性的目光，爱其迫切的终极追求；我也爱雕刻家的另一种终极追求，在物质的锻锤琢磨中达到超越，由造型而至形而上。

我爱雕刻的存在感，物质性地占有空间，占有时间，在物质的坚硬中原现存在意志，透露拥有永恒的狂想。

我欣赏庄子《养生主》里，哲学屠户庖丁的一句话：“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我喜欢铁片几何圆式的简净；也喜欢青铜斑斓的物质感：简净导向空灵；

物质感导向沉重的泥土。这是两种不同的倾向，不同的意境。我既不愿得到空灵而失掉生活气息；也不愿陷入泥泞而丧失超越。我的雕刻遂两极化，我同时焊制铁鹤（《冷立千年鹤》），也塑造青铜水牛（《百孔千疮悟此生》）。

无疑地，观念艺术对我有一定的吸引力。似乎这是哲学和艺术的结合体，化合物。这是现代艺术的总倾向，这是带有哲学气质的艺术家，或者带有艺术气质的哲学家所可采用的表现手法。我在台北举行过《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在昆明举行过《回归的塑造》，曾是观念艺术的两次尝试。我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了三十年书，开过一门书法的课程。从哲学立论写了一本《中国书法理论系》，从创作分析写了一本《张旭与狂草》（法文）。在一次演讲中，我称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因为中国哲学达到“经虚涉旷”之后，必求返回“日用常行”，书法是观念回到形象而产生的奇异艺术。

文字是观念的载体，也是艺术创作的材料。锤炼一个句子和打磨一块金属，于我有同样的感觉，需要我同样的劳力，给我同样的乐趣。运用文字，在我，就像雕刻，一篇短文，也往往要打磨一、两个月，甚至经年。我做雕刻更慢，父亲的像做了三十九年才铸成铜质；母亲的像做了十四年；妻的像做了二十五年；大儿子的像做了四十年……，这些像都不是为了生计制作的，放在工作室的一角，不时取出修改打磨，让造型渐渐接近观念。

哲学和雕刻在我生命中形成两极对峙局面，始于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和知

友顾寿观结识的时候。那一年，我们听冯文潜先生的希腊哲学史，在家中找到一本德文版的希腊雕刻集。我们向往苏格拉底的哲学对话，和纸上的雅典巴太农神像。那是战争的年代，我们十九岁、二十岁，如果从那时算起，那么在哲学和艺术之间模糊而广阔的地带活动，已不止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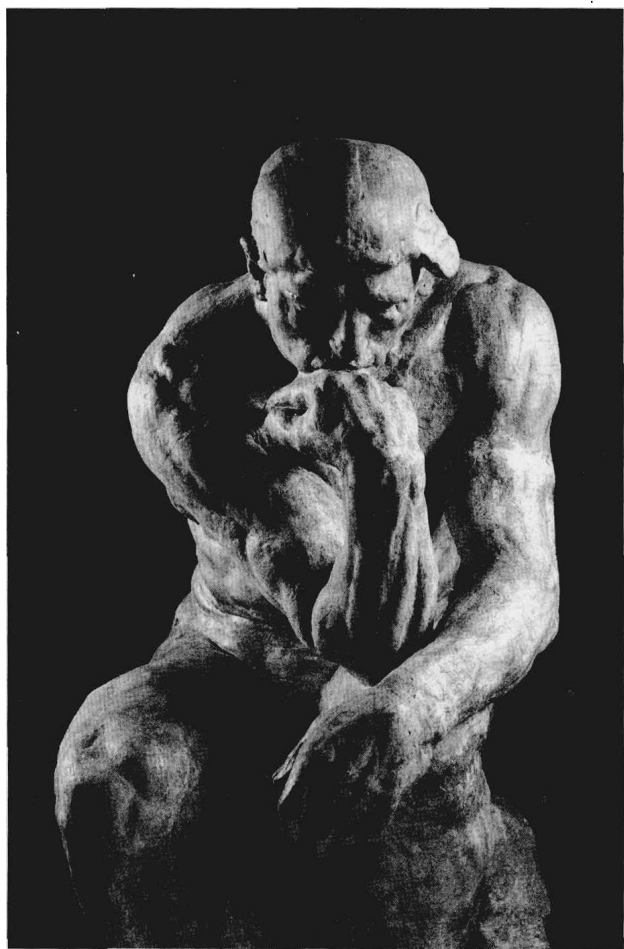
我带着欣赏哲学境界的心情欣赏艺术作品；也带着品味艺术风格的心情品味哲学体系。

然而在创作中，哲学心和艺术心不一定能合作得好，有时是要互相争执、冲突，甚至互相打击的。

五十年来，工作做得很杂。介绍我的人对我的专业常标不出一个确定的名目。我的活动似乎一直是探索、找路，又仿佛已经是收获和答案。但是一个耕种试验田的人能有多少收获呢？匆匆鬓发斑白，七十出头，精力渐衰，来日无多，要缩短战线，竟相当困难。放弃什么？选择什么？朋友、兄弟、亲人也为我心忧，给我劝告。我自想，此后恐怕仍只能像一条河，在天地之间曲曲折折地流去。但愿能快活自在地流去。

我想起老友吴冠中写到我的一段话，在深刻地了解中，含蓄着友情的惋惜：“秉明极敏感，但哲学的理念总是制约着他的艺术气质，他一面创作，一面反省创作是怎么回事，是否永远在探求情与理的矛盾与和谐呢？也许！新境永远在诱惑他，他并不考虑一定要成为什么家，他为探索新境而往往忘了归途！”……我说：“你对艺术只是恋爱；不考虑结婚成家！他似乎有些同意。”

关于罗丹——日记择抄



前言

熊秉明

我有意写一篇关于罗丹的文章总有20多年了。一直未能动笔，原因很多，主要的一点似乎是觉得缺少一个距离。罗丹的作品曾在雕刻工作上给我以不断的提示，并且，在生活上给我以不断的提示，他的作品混入我思想感情的曲折发展，使我无法作一篇较客观的评述。

但是，现在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必须写出来。我以为我的一些想法和经验可能对于现在尚年轻的艺术朋友有一点用处，就算这用处是极微吧，甚至也许他们会觉得过时了，可笑了，至少这是一个中国艺术学生40年代、50年代在欧洲学习经过的记录，关心这时代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人总也会发生兴趣的。

于是，我想把学习时代的反省掺杂着当时一些生活经验以日记的形

式写出来。第一步便是去寻出旧时的日记，把有关罗丹的部分择抄下来。在择抄的时候便发现对于这些记录要作很大的整理修改。同在一天之内便得有所增减，有的地方不做适当的补充，旁人读起来是不会明白的，有的事情和罗丹的关系太远，只能删去。但是什么该删，什么该增，也颇费斟酌。增加多了，怕歪曲当时的实情，删减多了，只剩议论，则又失掉日记的本色，所以整理起来，竟很费一些事。

在最后誊清时，我觉得似乎在试写自传的一章。如果从这方面去要求，是很不满意的，因为只截出有关罗丹的段落，要看生活的痕迹，究竟遗漏很多；如果当作我对罗丹的评介，则又显得支离零碎，很不完整，竟也是不能满意的。现在我只能希望从日记的角度看，保存了生活和工作的一些片段；从评介的角度看，对旁人还有少许参考用处。文中有些话和我现在的想法不免有差异了，为着保持一定的忠实性，也只由它去。1951年之后，日记里提到罗丹的地方便甚少，所以择抄到这一年八月为断，虽然他给我的提示并未完全中止。

目录

序 反常合道、别开生面 邵大箴	1
自序 观念与造型	8

关于罗丹——日记择抄

前言	1
----	---

一九四七

10月17日 / 毕龙府——罗丹美术馆	1
10月23日 / 《他是一切》	5
11月11日 / 《行走的人》	6
11月28日 / 里尔克的《罗丹》	8

一九四八

1月10日 / 《艾玛神父》	10
1月18日 / 雨果的胸像	12
1月31日 / 纪蒙	16
2月9日 / 《地狱之门》	19
2月28日 / 德斯比奥、布尔代勒、麦约	21
3月7日 / 《加莱市民》	23
4月4日 / 《说不清楚的》	25
4月8日 / 现代美术	27